



尼泊尔的快乐（二）

胡钰

尼泊尔的国民以信仰印度教为主，信奉的神灵号称数以千万计，堪称“众神之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尼泊尔，黄牛是神圣的，甚至可以说，黄牛就是神。此行中，我们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三三两两的黄牛或踱步或静卧，汽车、行人一律让道。1962年尼泊尔政府正式规定母黄牛为“国兽”，不得宰杀与伤害，如果发生伤害，即使是行车事故，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而这种对黄牛的崇拜，正是源于印度教的影响。

尼泊尔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包容的。尽管印度教信众占据80%以上，但对佛教也很尊重，释迦牟尼也是主要的神灵之一，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同样，佛教也把毗湿奴作为自己的护法金刚。在许多建筑上、装饰上都能看到印度教与佛教的神灵共同存在。在尼泊尔，很多人既信仰湿婆神，也

供奉释迦牟尼。宗教的融合与宽容在尼泊尔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因而也很少有宗教冲突。

尼泊尔的宗教信仰是神圣的、虔诚的。作为尼泊尔国民朝拜的库玛丽(Kumari)“活女神”，其风俗从14世纪开始就十分盛行，库玛丽是从信奉佛教的释迦族小女孩中选择，据说选择的标准有32项之多，包括年龄四五岁、出身清白、浑身无伤、五官端正、秉性温和、胆大超人等。不论当年的国王还是现在的总统，都要亲吻她的脚以示尊崇。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活女神”每天会在库玛丽庙三层窗口定时出来见大众。记得在我们等待见面时，当地管理人员严肃叮嘱，反复要求，不许拍照。小小的庭院里，站满了不同国家的人，大家都自觉收起了相机、手机，翘首看着楼上的窗户。果然，“活女神”如期出现，如同画片中的一样清丽。但是，

突然人群中出现骚动，“活女神”也瞬间从楼上窗口消失。原来是楼下有人在拍照，当地管理人员迅速把拍照者扭住。令我们不舒服的是，拍照者是中国入。这让人想起电影《等风来》中的富二代王灿在看“活女神”时要喂食的场景，引起尼泊尔导游愤怒，呜咽地说了一句话：“你们真的什么都不信吗？”之后，虔诚地跪地祈祷。

尼泊尔的宗教信仰成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由于蓝毗尼是佛祖诞生地，每年吸引了大量信众、游客前往参访。尼泊尔邀请各个国家在蓝毗尼共同修建了国际佛教园。此行中，我们在中国修建的中华寺里住了两天，并且参观了德国、加拿大、韩国、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的寺庙。中华寺的建筑风格非常恢弘，门口有玄奘法师和本焕法师的全身塑像。寺里的负责法师在介绍时说，



释迦牟尼诞生地

这里是中国佛教协会在海外的唯一直接管理寺庙。就在我们访问蓝毗尼期间，恰逢第四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BIMSTEC）峰会在尼泊尔召开，南亚和东南亚的七个国家领导人开会，其中有领导人就专程前往蓝毗尼参访，以至于一度我们被警察要求不能随便出行参观。

尼泊尔的宗教信仰是渗透日常生活的。从生老病死到数不清的节日，都与各种神灵有关。家长每次过节要给孩子带上手绳、项链来表示祝福，我们去了加德满都一个青年人家里做客，他的父母特别热情，给我们讲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风俗。而这些风俗，成为维系家庭感情的重要方式。更震撼

的是，在加德满都帕苏帕蒂纳特寺（Pashupatinath），这一有着1500年历史的世界闻名的印度教圣地，我们看到一具具尸体被烧掉后连同碳灰一道扫进附近的巴格玛提河里，清清爽爽，一尘不留，据说从国王到贫民都是如此，而周边的人群熙熙攘攘，小孩子还跳到河里游泳，这让人对尼泊尔人的生死观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加德满都，我们见到了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坦卡·普拉萨德·卡尔基（Tanka Prasad Karki）。卡尔基曾于2007—2011年担任尼泊尔驻华大使，现任尼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尼泊尔共产党知识分子协会主席。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四年间，卡尔基对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了解，产生了深厚感情。卸任回国之后，卡尔基仍然牵挂着中国，积极为促进中尼友谊奔走。

交流时，同学们也问到了宗教在尼泊尔人生活中的作用，是否因为有了宗教所以很快乐。卡尔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首先反问同学们有没有看过毛泽东与李银桥的一段对话。这一问倒是把大家问倒了，未曾想在异国他乡有人会问这样具体的问题。我说是不是在陕北期间李银桥说看庙是迷信而毛泽东说是文化的那段对话，卡尔基听后高兴地拍大腿说就是的。然后，谈起了他对宗教的认识，尽管宗教中的许多内容是“半真实”（half-true）的，但宗教是文化，是哲学，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卡尔基特别提到，对于中尼之间的人文交流，佛教文化是共同的基础，要扩大化，也要多样化。这又让我想起在中华寺借宿时，我感谢寺中法师安排我们师生的食宿，法师说，你们对文化传播有大使命，教授带着学生们远道而来，天气这么热，条件这么差，还愿意住下来，功德大，我对你们很钦佩，寺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尼泊尔除了神灵多，雪山也多，因而被称为“雪山佛国”。在尼泊尔境内，超过8000米的高峰就有8座。在加德满都附近，就有一处地方——纳加阔特(Nagarkot)，被称为“喜马拉雅观景台”。在这里可以看到20余座雪峰，包括珠峰等6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

在从成都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上，由于提前做了“功课”，我坐在飞机右边靠窗处，一直盯着窗外等待珠峰的出现。终于，飞机广播即将开始下降时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珠峰。那种近在咫尺、几乎平视的角度，让神秘珠峰的壮美一览无余，极富冲击力。从想象到看见，从仰视到平视，真实的美丽更加有穿透力。有趣的是，航班上的空姐和空乘也挤到窗口来看并啧啧称赞，显然，珠峰之美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们告诉我，只有这个时刻的航线、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珠峰，而且天

气不好时还是看不见的。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两国人民对这座世界最高峰都有着特殊感情。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两国领导人从两国世代友好出发，共同决定让边界线从珠峰峰顶通过，顺利签订中尼边界条约，这也让珠峰成为中尼友谊之峰。

在尼泊尔访问期间，因为适逢雨季之末早季之始，天气还是不时有雨，无雨时也有雾，始终无缘看到雪山。直到即将离开博卡拉的当天，一切发生了改变。

那天早上起床后，当拉开酒店房间的窗帘时，前几日雨雾蒙蒙的景象荡然无存，满眼是湛蓝的天与高浮的云，初升太阳的光影洒在浓绿的山上，干净之极。环视中，不远处的雪山映入眼帘，高耸入云，清晰逼眼，宛如神的存在。雪山顶在晨光照耀中，白得纯净，白得明亮，山腰处还有一抹灰白飘逸的云，宛如当地女性的纱丽。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那么多人对雪山的迷恋，理解了雪山对这个国家的意义。雪山不仅塑造了无以伦比的自然生态，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文心态。

这么好的天气，怎能马上离开呢？博卡拉是世界三大滑翔伞(Paragliding)胜地之一，而喜马拉雅山的雪山与费瓦湖

的湖光更让这里的飞翔变得如仙境般。第一时间，我给同行的同学发信息问今天是否可以飞，同学们很棒，显然起来也很早，而且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回答简洁清晰：已经安排好了，十点飞。

滑翔伞要飞起来必须有风且要迎风起飞。电影《等风来》中，当女主角背上滑翔伞准备飞时，教练告诉她，“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只有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让自己清空，只是等风来。”而当我和同学们站在山巅，背上滑翔伞时，却没有时间停下来，因为风很大，那个时候需要的就只是勇气，管你害怕与否，教练就一句话，Run, Run, Run，然后推着你往前跑，往山下跳。其实，人要飞起来，内心的勇气和外部的风同等重要。

当跳下去时，滑翔伞瞬间撑起来，人也就随着腾空而起，开始了真正的飞翔。当滑翔伞处于平稳状态，俯瞰底下的湖光山色，置身天空下白云间，才会真正体会到人类为什么对飞翔有如此渴望。有人说，飞翔与永生是人类永恒追求，其实，前者带给人的快乐感更强，因为不可思议的自由与美丽。在与一直陪着我的尼泊尔教练聊天时得知，他已经做了5年滑翔伞教练，很享受这份工作，为了很美的景色与很棒的体验。✎